

六
典
通
考

六典通考卷百十五

湖西閣鎮珩輯

禮制考

諸侯大夫昏禮

玉人邊璋七寸射四寸

射琖出者也

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

亦

徵加于束帛也大璋者以大璋之文飾之

曲禮公侯有夫人有世婦有妻有妾

納女于國君曰備酒漿于大夫曰備埽灑祭統國君取夫

人之辭曰請君之王女與寡人共有敝邑事宗廟社稷

言玉

美之也君子于玉比德焉

昏義大昏既至冕而親迎

說苑親迎其禮

奈何曰諸侯以履三兩加琮大夫以履二兩加束脩二曰某

國寡小君使寡人奉不珍之琮不珍之履禮夫人貞女夫人

曰有幽室數辱之產未諭于傅姆之教得承執衣裳之事敢不敬拜祝祝答拜夫人受琮取一兩履以履女正笄衣裳而命之曰往矣善事爾舅姑以順爲宮室無二爾心無敢回也女拜乃親引其手授夫于戶夫引手出戶夫行女從拜辭父于堂拜諸母于大門夫先升輿執轡女乃升輿轂三轉然後夫下先行大夫士稱其父曰某之父某之師友使某執不珍之履不珍之束脩敢不敬禮某氏貞女母曰有草茅之產未習于織紵紡績之事得事執箕帚之事敢不敬拜 詩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年載合配洽水名嘉婚禮也大邦莘園子太姒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說文云倪譬也文禮祥吉也張子曰造舟爲梁文王所制而周世遂以爲

天子之禮也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蹶父之子韓侯迎之于蹶之

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

顧之爛其盈門

汾王屬王也蹶父周之卿士姑姓也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皆有娣姪

公羊

傳魯隱公二年九月紀履緌來逆女紀履緌者何紀大夫也

何以不稱使婚禮不稱主人

為養廉遠恥也

然則何稱稱諸父兄師

友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何

無母也

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

然則紀

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

禮婦人無外事母命不得違故不得

稱外逆女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不親迎也

夏后氏逆于庭

般人逆于堂

始不親迎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則曷為始乎

此託始焉爾曷為託始焉爾春秋之始也

春秋正夫婦之始也女曷為

或稱女或稱婦或稱夫人女在其國稱女未離父之辭在塗稱婦

在塗見夫服從之辭父入國稱夫人入國則尊尊有臣子之辭桓公三年秋公子

翬如齊逆女禮君有故則使卿逆修先君之好故曰公子昏禮雖奉時君之命其言

必稱先君以爲禮辭九月齊侯送姜氏于謹謹魯地已去齊國故不言女未至于魯故不稱夫人

齊侯送姜氏非禮也凡公女嫁于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以

禮于先君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于

天子則諸卿皆行公不自送于小國則上大夫送之公羊傳

諸侯越竟送女非禮也穀梁傳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

門諸母兄弟不出闕門祭門廟門也闕兩觀也在祭門之外父戒之曰謹慎從

爾舅之言母戒之曰謹慎從爾姑之言諸母般申之曰謹慎

從爾父母之言般囊也所以盛朝夕所須以備舅姑之用送女踰竟非禮也公會

齊侯于謹無譏乎曰爲禮也齊侯來也公之逆而會之可也

爲親迎之禮

子貢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曰合二姓之好以

繼萬世之後何謂已重乎

冬齊仲年來聘致夫人也

古者

嫁又使大夫隨加聘問存謙敬序殷勤也在魯而出則曰致女在他國而來則總曰聘

列女傳齊孝

公夫人孟姬華氏長女也齊國稱其貞孝公聞之修禮親迎于華氏之室父母送之不下堂母醮之房中父戒之東階之

上諸母戒之兩階之間姑姊妹戒之門內可謂能行禮矣

公羊傳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媵者何諸侯娶一國則二

國往媵之以姪娣從

禮君不求媵二國自往媵夫人所以一夫人之尊

姪者何兄之

子也娣者何弟也諸侯一聘九女諸侯不再娶

九者極陽數也不再娶者

所以節人情開媵路也

莊公二十二年冬公如齊納幣

納幣卽納徵凡昏禮皆用

雁取其知時候惟納徵用元纁束帛儷皮元親納幣非禮也

纁取其順天地也儷皮者鹿皮所以重古也親納幣非禮也

穀梁傳納幣大夫之事也禮有納采采擇女之德性也有問名問女而卜之知吉凶也有納徵徵成也納幣以成昏有告期告迎期四者備而後娶禮也

公之親納幣非禮也故譏之公母喪未再期而圖婚二十四年夏公

如齊逆女親迎恒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不正其親迎于齊

也秋公至自齊迎者行見諸舍見諸諸之也言瞻望夫人乘車先至非正

也八月丁丑夫人姜氏入戊寅大夫宗婦覲用幣宗婦同姓大夫

之婦禮小君至大夫執贄以見哀姜至公使宗婦覲用幣非禮也傳不言大夫唯舉非

常御孫曰男贄大者玉帛小者禽鳥以章物也女贄不過榛

栗棗脩以告虔也榛小栗脩脯虔敬也今男女同贄是無別也男女之

別國之大節也而由夫人亂之無乃不可乎公羊傳用者不

宜用也見用幣非禮也然則曷用棗栗云乎服脩云乎

禮婦人見

舅姑以棗栗爲贄見女姑以服脩爲贄見夫人至尊兼而用之日者禮夫人至大夫皆郊迎明日大夫宗婦皆見故著明

也穀梁傳禮大夫不見夫人不言及不正其行婦道故列數

之也男子之贄羔雁雉

下大夫用羔取其從帥而不黨也

列也士冬用雉夏用雁取其取婦人之贄棗栗服脩早自矜

莊栗取其敬栗服脩取其斷斷自修整用幣非禮也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

齊納幣元士昏六禮其一納采納徵始有禮也凡君卽位好舅

甥修昏姻娶元妃以奉棗栗元妃婦夫人奉孝禮之始

也公年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喪娶也娶在三

年之外則何譏乎喪娶三年之內不圖婚禮先納采問名納

皆在三年之內故云爾娶者大吉也以爲有人心焉者則宜于此焉變

矣

變者變慟哭泣也有人心念親者聞有欲爲己圖婚則當變慟哭泣矣況乃至于納幣成婚哉

四年夏

逆婦姜于齊

稱婦有姑之辭

卿不行非禮也

諸侯有故則使卿逆

君子是以知

出姜之不允于魯也

允信也始來不見尊貴故終不爲國人所敬信也文公薨而見出故曰出姜

曰貴聘而賤逆之

是貴聘也

君而卑之立而廢之

君小君不以

夫人禮迎

不允宜哉

成公八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昏聘不使

是卑廢之 聘共姬也

穆姜之女成公姊

妹爲宋共公夫人

無主昏者自命之故稱使也

聘共姬也

納幣應

聘不應使卿故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禮也

使卿

冬衛

人來媵古者諸侯取適夫人及左右媵皆有姪娣同姓之國

衛來媵之

衛人來媵共姬禮也凡諸侯嫁女同姓媵之異姓則否

必以同姓者參骨肉

夏季

孫行父如宋致女

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

晉人

來媵

媵伯禮也

禮也

同姓故

又明年齊人來

晉韓須如齊遊

女

須善起之

齊陳無字送女致少姜少姜有寵于晉侯晉侯

謂之少齊以寵異之謂陳無字非卿欲使齊以適夫執諸

中都

晉邑

少姜爲之請曰送從逆班也

班列

畏大國也猶有所

易是以亂作

韓須公族大夫陳無字上大夫言齊畏晉改易

禮制使上大夫送遂致此執辱之罪蓋少姜謙

以云

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媿陳鍼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鍼

子曰是不爲夫婦誣其祖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鍼子陳大夫

告廟而後行故楚公子聞稱告莊共之廟

公羊傳莊公二十

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大夫越境逆女非禮也

禮大夫任重爲

事有所損曠故境內乃得親逆所以屈私赴公也言叔

越境逆女于政

姬者婦人以字通言叔姬賤故略與歸同文重乖離也穀梁

傳禮主人設几筵于

傳諸侯之嫁子于大夫主大夫以與之

廟以待迎者諸侯大

夫尊卑不敵故使大夫為之主來者接內也不正其接內故不與夫婦之稱

也接內謂與君為禮也宣公五年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叔

姬高固齊大夫不書自為也適諸侯稱女冬齊高固及子叔

姬來反馬也禮送女謂其送馬謙不敢楚公子圍聘于鄭

且娶于公孫段氏將以眾逆子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

褊小不足以容從者請蠲聽命欲于城外除地令尹命太宰

伯州犁對曰君辱貺寡大夫圖謂圍將使豐氏撫有而室圍

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貺于草莽也

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諸卿也不寧唯是又使圖蒙其先君蒙

也告先君而來不得成禮于將不得為寡君老其茂以復矣

哀公曰敢問為政如之何孔子對曰夫婦別父子親君臣

女氏之廟故以為欺先君

嚴三者正則庶物從之矣

庶物猶眾事也

古之爲政愛人爲大所以

治愛人禮爲大所以治禮敬爲大敬之至矣大昏爲大大昏

至矣大昏旣至冕而親迎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是故君

子與敬爲親舍敬是遺親也弗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

政之本與

大昏同君娶禮也至矣言至大也與敬爲親言相敬而親

公曰寡人願有言冕

而親迎不已重乎孔子愀然作色而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繼

先聖之後以爲天地宗廟社稷之主君何謂已重乎

先聖周公也

孔子曰天地不合萬物不生大昏萬世之嗣也君何謂已重

焉孔子遂言曰內以治宗廟之禮足以配天地之神明外以

治直言之禮足以立上下之敬物恥足以振之國恥足以興

之爲政先禮禮其政之本與

夫婦配天地有日月之象焉禮器曰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

于東月生于此陰陽之分夫婦之位也直猶正也正言謂
出政教也政教有夫婦之禮焉昏義曰天子聽外治后聽內
職教順成俗內外和順國家理治此之謂盛德孔子遂言曰
物猶事也事恥臣恥也振猶救也國恥君恥也

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也有道妻也者親之主也敢
不敬與子也者親之後也敢不敬與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
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
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三者百姓之象也身以及身
子以及子妃以及妃君行此三者則愾乎天下矣太王之道
也如此則國家順矣愾猶至也太王居幽爲狄所伐乃曰君
子不以其所養害所養乃去之岐而王
焉

白虎通天子諸侯一娶九女何重國家廣繼嗣也娶九女
亦足以承君之施也九而無子百亦無益也王度記曰天

子諸侯一娶九女娶一國則兩國媵之皆以姪娣從之或曰天子娶十二女法天有十二月萬物必生也必一娶何防淫泆也爲其棄德嗜色故一娶而已人君無再娶之義也備姪娣從者爲其不相嫉妒也一人有子三人共之若己有之也不娶兩娣何傳異氣也娶三國女何廣異類也恐一國血脉相似俱無子也姪娣年少猶從適人者明人君無再娶之義還待年于父母之國未任答君子也娶妻卜之何卜女之德知相宜否人君及宗子無父母自定娶者卑不主尊賤不主貴也大夫功臣受封得備八妾者重國家廣繼嗣也不更聘大國者不忘本適也天子諸侯之世子皆以諸侯禮娶與君同示無再娶之義也不娶同姓

者重人倫防淫泆恥與禽獸同也外屬小功以上亦不得娶也王者嫁女必使同姓諸侯主之何婚禮貴和不可相答爲傷君臣之義亦欲使女不以天子尊乘諸侯也必使同姓者以其同宗共祖可以主親故使攝父事也卿大夫一妻二妾者何尊賢重繼嗣也不備姪娣何北面之勢不足盡人骨肉之親士一妻一妾何下卿大夫也婦人所以有師何學事人之道也學一時足以成矣與君有總麻之親者教于公宮三月與君無親者各教于宗廟宗婦之室國君取大夫之妾士之妻老無子而明于婦道者又祿之使教宗室五屬之女大夫士皆有宗族自于宗子之室學事人也女必有傅姆何尊之也

漢平帝詔光祿大夫劉歆等雜定婚禮四輔公卿大夫博士

郎吏家屬皆以禮娶迎立輅馵馬

立乘小車也
馵馬麗駕也

後漢鄭眾百官六禮辭大略同於周制而納采女家答辭末云奉酒肉若干再拜反命其所稱前人不云吾子皆云君六禮文皆封之先以紙封表又加以阜囊著篋中又以阜衣篋表訖以大囊表之題檢文謁篋某君門下其禮物凡三十種各內有謁文外有贊文各一首封如禮文篋表訖蠟封題用皂帔蓋于箱中無囊表便題檢文言謁篋某君門下便書贊文通共在檢文上禮物按以元縑羊雁清酒白酒粳米稷米蒲葦卷柏嘉禾長命縷膠漆五色絲合歡鈴九子墨金錢祿得香草鳳皇舍利獸鴛鴦受福獸魚鹿烏九子歸陽燧總言

物之所眾者元象天繡法地羊者祥也羣而不黨雁則隨陽
清酒降福白酒歡之由粳米養食稷米粢盛蒲眾多性柔葦
柔之久卷柏屈卷附生嘉禾須祿長命縷縫衣延壽膠能合
異類漆內外光好五色絲章采屈伸不窮合歡鈴音聲和諧
九子墨長生子孫金錢和明不止祿得香草爲吉祥鳳皇雌
雄伉合舍利獸廉而謙鴛鴦飛止須匹鳴則相和受福獸體
恭心慈魚處淵無射鹿者祿也烏知反哺孝于父母九子婦
有四德陽燧成明安身又有丹爲五色之榮青爲色首東方
始

魏制諸侯娶妃以皮馬爲庭實加以大璋王娶妃絹百九十
疋

晉太康八年有司奏王侯婚禮元纁束帛加璧乘馬大夫元

纁束帛加羊奏曰古者以皮馬庭實天子加穀圭諸侯加大璋可依周禮改璧用璋其羊雁酒米元纁之禮

並如諸侯加納采告期親迎各帛五疋及納徵馬四匹皆令

夫家自備惟璋官爲具足尚書朱整議按魏氏故事王娶妃之禮天子諸侯以皮馬爲庭實天

子加穀圭諸侯加大璋漢高祖聘后黃金二萬斤馬十二匹聘夫人金五千斤馬四匹魏制王娶妃之禮用絹百九十疋

及晉興故事用絹三百疋東晉王堪六禮辭並爲贊頌儀云于版上各方

書禮文婿父名某人正版中納采于版左方裏以皂囊白繩

纏之如封章某官某君大門下封某官甲乙白奏無官言賤

子禮版奉案承之酒羊雁繒采錢米別版書之裏以白繒同

著案上羊則牽之豕雁以籠盛繒以笥盛采以匱盛米以黃

絹囊盛米稱斛數酒稱器脯腊以斤數媒人齋禮到女氏門

使人執雁主人出相對揖畢以雁付主人侍者媒人進主人

侍者執雁立于堂下從者以奉案入媒人退席當主人前跪

曰甲乙使某敬雁不腆之禮案禮唯婚辭云不得稱不腆故

王堪之說主人跪答曰君之辱不敢辭事畢還座從者進奉

案主人前主人侍者以雁退禮物以次進中庭主人設酒媒

人跪曰甲乙使某獻酒却再拜主人答拜還座主人酢媒人

媒人不復答

齊永元元年尚書令徐孝嗣上議曰案婚禮實篚以四爵加

以合卺既崇尚質之禮又象判合之義三王作之而用太古

之器重夫婦之始也今雖以方櫟示約而彌乖昔典又連卺

以鎖蓋出近俗復別有牢燭雕費綵飾亦虧曩制請除金銀

進鎮自餘雜器悉用埏陶堂人執燭足充炳燎牢燭華侈亦宜停省奏可

梁大同五年臨城公婚夫人于皇太子妃爲姑姪進見之制議者互有不同皇太子令曰纁雁之儀旣稱合二姓酒食之會亦有因不失親若使榛栗賸修贄饋必舉副笄編珈盛飾斯備不應婦見之禮獨以親闕頃者敬進醢醢已傳婦道之則而舉盤沃盥不行侯服之家是知繁省不同質文異代臨城公夫人於妃旣是姑姪宜停省

後齊聘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皆用羔羊一雁一酒黍稷稻米麵各一斛自皇子王以下至于九品皆同流外及庶人減半納徵皇子王用元三疋纁二疋束帛十疋大璋

一 第一品以下至從三品 獸皮二 第一品以下至從五品用
鹿皮錦綵六十疋 一品四匹二品三十疋三品二十疋四品十疋五品六疋六品七疋七品五疋八品四疋九品三疋
絹二百疋 一品百四十疋二品百二十疋三品八十疋四品六十疋五品五十疋六品四十疋七品三十疋八品二十疋九品十疋
羔羊一口羊四口犢二頭酒黍稷稻米麵各斛 一品至三品減羊二口酒黍稷稻米麵各減六斛四五品減犢一頭酒黍稷稻米麵又減二斛六品以下無犢酒黍稷稻米麵各一斛 諸王
之子已封未封禮皆同第一品新昏從車皇子百乘一品五十乘二三品三十乘四五品二十乘六七品十乘八品達于庶人五乘各依其秩之飾杜佑曰上古人食禽獸之肉而衣其皮毛周氏尚文去質元衣纁裳猶用皮爲鞞所以制昏禮納徵用元纁儷皮充當時之所服耳秦漢以降衣服制度與三代殊不合更以元纁及皮爲禮物也又有用虎豹皮者王

處之云取威猛有斑彩尤臆說也人之常情非今是古不詳古今之異制禮數之從宜今時俗用五色信頗爲得禮之變也

唐親王納如禮其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使者公服乘犢車至于如氏之家主人受于廟若寢其賓主相見僮贊出入升降與其禮賓者大抵皆如皇太子之使而無副其聘以玄纁束帛乘馬玉以璋冊命之曰使者持節有副親迎王袞冕幣車至于如氏之門外主人布席于室戶外之西西上右几又席于戶外南向設甌醴于東房東北隅篚在尊南實觶一角糶一脯醢又在其南如于房內卽席南向立姆立于右主人立于戶外之東西面內贊者以觶酌醴加糶覆之面柄進

筵前北面妃降席西南面再拜受解內贊者薦脯醢妃升席
跪左執解右取脯擣于醢祭于藟豆之間遂以柶祭醴三始
扱一祭又扱再祭興筵末跪啐醴建柶奠解降筵西南面再
拜就席立主人乃迎賓其餘皆如皇太子之迎初昏設洗于
東階東南又設妃洗于東房近北饌于東房障以帷豆十六
簋簋各二登二俎三羊豕腊羊豕節折尊坩于室內北墉下
玄酒在西又設尊于房戶外之東無玄酒站在南實以四爵
合卷王至降車以俟妃至降車北面立王南面揖妃以入及
至寢門又揖以入贊者酌玄酒三注于尊妃從者設席于奧
東向王導妃升自西階入于室卽席東面立妃入立于尊西
南面王盥于南洗妃從者沃之妃盥于北洗王從者沃之俱

禮位立贊者設饌入西面告饌具王揖妃卽對席西面皆坐其先祭而後飯乃酌祭至于燭入皆如皇太子納妃之禮其諸臣之子一品至三品爲一等元纁束帛乘馬玉以璋四品

至于五品爲一等玄纁束兩馬無璋六品至于九品爲一等

玄纁束儷皮二而無馬

儷皮二內攝之毛在內左首立于幕南

其餘納采問名

納吉納徵請期大抵皆如親王納妃禮親迎日大昕婿之父

女之父告于禰廟若寢將行布席于東序西向又席于戶牖

之間南向父公服坐于東序西向子服其上服一品袞冕二

品鷩冕三品義冕四品飾冕五品玄冕六品爵弁庶人絳公

服升自西階進立于席西南向贊者酌酒進北面以授子子

再拜受爵贊者薦脯醢于席前子升席跪左執爵右取脯搗

于醴祭于籩豆之間右祭酒執爵興降席西南面跪卒爵再

拜執爵興贊者受虛爵還尊所子進立于父席前東面父命

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助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

子醴

但云往迎爾相

相助率以敬子再拜曰不敢忘命又再拜降出乃迎初昏設

洗陳饌皆如親王牲用少牢及腊三俎二籩二簋其豆數一

品十六二品十四三品十二壻及婦共牢婦之簋簋及豆登

之數各視其夫尊于室中北墉下設尊于房戶外之東加籩

勺無玄酒夫婦酌于內尊四爵兩卷凡六夫婦各三醕主人

乘革輅至于婦氏大門外女准其夫服花釵翟衣入于房以

解酌醴如王妃主人迎賓以入遂同牢皆如親王納如禮質

明市舅席于東序西向布姑席于房戶外之西南向舅姑卽

席婦執笄棗栗入升自西階東面再拜進跪奠于舅席前舅
撫之婦退復位又再拜降自西階受笄服脩升進北面再拜
進跪奠于姑席前姑舉之婦退復位又再拜婦席于姑西少
北南向側尊甌醴于房內東壁下邊豆一實以脯醢在尊北
設洗于東房近北婦立于席西南面內贊者盥手洗解酌醴
加柶面柄北面立于婦前婦進東面拜受復位內贊者西階
上北面拜送乃薦脯醢婦升席坐左執觶右取脯擣于醢祭
于邊豆之間以柶祭醴三始扱一祭又扱再祭加柶于觶面
葉與降席西東面坐啐醴建柶興拜內贊者答拜婦進升階
跪奠觶于豆東取脯降自西階以出授氏從入于寢門外盥
饋舅姑入于室婦盥饋設席于室之奧舅姑共席坐俱東面

南上贊者設尊于室內北牖下饌于房內西牖下如同牢牲醴皆節折右載之于舅俎左載之于姑俎婦人升自西降入房以醬進其他饌從者設之皆加匕箸俎入設于豆東贊者各授箸舅姑各以筐菹擣于醬祭于邊豆之間又祭飯訖乃食三飯卒食婦入于房盥手洗爵入室酌酒醕舅進奠爵舅席前少東西西面再拜舅取爵祭酒飲之婦受爵出戶入房奠于右盥手洗爵酌酒醕姑設婦席于室內北牖下尊東西婦徹饌設于席前如初西上婦進西面再拜退升席南向坐將餽舅命易醬內贊者易之婦及餽姑饌婦祭內贊者助之既祭乃食三飯卒食內贊者洗爵酌酒醕婦降席西面再拜受爵升席坐祭酒飲執爵興降席東南面立內贊者受爵奠

于姑婦進西再拜受爵升席坐祭酒飲訖執爵興降席東南

面立內贊者受爵奠于篚婦進西面再拜舅姑先降自西階

婦降自阼階

凡庶子婦舅不降而婦降自西階以出

顯慶四年十月詔天下嫁

女受財三品以上之家不得過絹三百疋四五品不得過二

百疋六七品不得過百疋八品以下不得過五十疋皆充所

嫁女資裝等用其夫家不得受陪門之財

李義府奏

開元十九年

四月敕于京城置禮會院屬司農寺其什物各令所司供建

中元年禮儀使顏真卿等奏郡縣主見舅姑請于禮會院過

事明日早舅姑坐堂行執笄之禮共觀華燭伏以婚禮主敬

竊恐非宜並請停障車下婿卻扇等行禮之夕可以感恩至

于聲樂竊恐非禮並請禁斷相見儀制近代設以氍帳擇地

而置此乃虜禮穹廬之制合于堂室中置帳請准禮施行俗
忌今時以子午卯酉年謂之當梁年其年娶婦舅姑不相見
蓋禮無所據亦請禁斷並從之

宋諸王納妃聘禮賜女家白金萬兩敵門

即古納采

用羊二十口

酒二壺綵四十疋定禮羊酒綵各加十茗百斤頭帶巾十段
綾絹三十疋黃金釵釧四雙條脫一副眞珠琥珀瓔珞眞珠
翠毛玉釵朵各二副稍金生色衣各一襲金塗銀各二錦繡
綾羅三百疋果盤花粉花髯眠羊卧鹿花餅銀服小色金銀
錢等物納財用金器百兩綵千疋錢五十萬錦綺綾羅絹各
三百疋銷金繡畫衣十襲眞珠翠毛玉釵朵各三副函書一
架纏束帛押馬函馬二十疋羊五十口酒五十壺繫羊酒紅

絹百疋花粉花繡果盤銀勝羅勝等物親迎用塗金銀裝肩
輿一行障坐障各一方團掌扇四引障花十樹生色燭籠十
高髻釵插并童子八人騎分左右導扇輿其宗室子聘禮賜
女家白金五千兩其敵門定禮納財親迎禮昏減半遠屬族
卑者又減半品官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同牢
廟見見舅姑醴婦盥饋享婦送者並如諸王以下昏四品以
下不用盥饋享婦禮政和五禮新儀諸王以下納采賓曰某
官以伉儷之重施于某王某官謂主人某王率循彝典以某
將事敢請納采某王謂壻以某謂賓某王謂壻饋者入告主人曰某之子弗嫻于
姆訓維是服脩棗栗之饋未知所以告度也某聽命于廟敢
不拜嘉問名賓曰合二姓之好必稽諸龜筮敢請問名饋者

入告主人曰某王不忘寒素欲施德于某未教之女而卜以吉告某曷敢辭納成賓曰某官以伉儷之重施于某王某王率循彝典有不腆之幣以某將事敢請納成儷者人告主人曰某王順彝典申之以備物某敢不重拜嘉上某王謂壻下謂壻父請期賓曰某王謹重嘉禮將卜諸近日使某請期儷者入告主人再辭儷者出告賓曰某既不獲受命于某官某王得吉卜曰某日敢不以告儷者入告主人曰請奉命以從親迎前一日主人設賓次如常儀其日大昕胥之父服其服告于禰廟子將行父醮之于廳事子再拜受命又再拜降出詣女家主人服其服告于禰廟如請期之儀賓將至主人設神位于寢戶外之西設醴女位于戶內南向具酒饌賓至贊

者引就次女盛服于房中就位南向立姆位于右從者陪其
後父公服升自東階立于寢戶外之東西向內贊者設酒饌
女就次坐飲食訖降再拜內贊者徹酒饌主人降立東階東
南西面贊者引賓出次立于門西東面僮者進受命出請事
賓曰某受命于父以茲嘉禮躬聽成命僮者入告主人曰某
固願從命僮者出告訖入引主人迎賓大門外之東西面揖
賓賓報揖主人入門而右賓入門而左執雁者從入陳雁于
庭三分庭一在南北向主人升立于東階上西面賓升西階
送當寢戶外北面再拜降出主人不降送賓初入門母出立
于寢戶外之西南面賓拜訖姆引女出于母左父命之曰往
之汝家以順爲正無忘肅恭母戒之曰必恭必戒無違舅姑

之命庶母申之曰爾誠聽于訓言母作父母羞女出門壻先還第其同牢廟見見舅姑諸禮皆如儀

明親王昏禮制曰冊某氏爲某王妃納采致詞曰某王之儀屬于懿淑使某行納采禮問名詞曰某旣受命將加諸卜筮奉制問名主昏者曰制以某臣之子可以奉侍某王臣某不敢辭納吉詞曰卜筮協從使某告吉主昏者曰臣某之子愚非克堪卜貺之吉臣與有幸謹奉典制納徵詞曰某王之儀卜旣協吉制使某以儀物告成主昏者曰奉制賜臣以重禮臣某謹奉典制請期詞曰某月日涓吉制使某告期主昏者曰謹奉命醮戒命曰往迎爾相用承厥家勛帥以敬其親迎合昏朝見盥饋皆如皇太子盥饋畢王皮弁服妃翟衣詣東

宮前行四拜禮東宮坐受東宮妃立受二拜答二拜王與妃
至妃家妃父出迎王先入妃父從之至堂王立于東妃父母
立于西王四拜妃父母立受二拜答二拜王中坐其餘親屬
見王四拜王皆坐受妃入中堂妃父母坐妃四拜其餘序家
人禮品官昏禮媒氏通書女氏許之擇吉納采主昏者設賓
席至日具祝版告廟訖賓至女氏第主昏者公服出迎揖賓
及媒氏入雁及禮物陳于廳賓左主右媒氏立于賓南皆再
拜賓詣主人致詞主答如儀賓主西南相向坐徹雁受禮訖
復陳雁及問名禮物賓興詣主昏者致詞主答如儀或以紅
羅或以銷金紙書女之第行年歲賓辭主昏者請禮從者禮
畢送賓至門外納吉如納采儀納徵如納吉儀加元纁束帛

函書不用賓以函書授主昏者主昏者亦答以函書請期亦如納徵儀其請答之詞並略同親王親迎日婿父告于禰廟婿北面再拜立受父命其日女氏主昏者告廟訖醴女如家人禮婿至門下馬就大門外之次女從者請女盛服就寢門內南向坐婿出次主昏者出迎于門外揖而入主昏者入門而右婿入門而左執雁者從至寢戶前北面立主昏者立于戶東西向婿再拜奠雁出就次主昏者不降迎婿既出女父母南向坐保母導女四拜受父母及庶母申戒之命保母及侍女翼女出門升車儀衛導前送者乘車後婿先還以俟婦車至門出迎于門內揖婦入及寢門婿先升階婦從升入室婿盥于室之東南婦從者執巾進水以沃之婦盥于室之西

北壻從者執巾進水以沃之盥畢各就坐壻東婦西舉食案
進酒進饌酒食訖復進如初侍女以盞注酒進于壻婦前各
飲畢皆興立于座南東西相向皆再拜壻婦入室易服壻從
者餽婦之餘婦從者餽壻之餘明日見宗廟設壻父拜位于
東階下壻于其後主婦拜位于西階下婦于其後諸親各以
序分立其日夙興壻父以下各就位再拜贊禮引婦至庭中
北面立壻父升自東階詣神位前跪三上香三祭酒讀祝興
立于西婦四拜退復位壻父降自西階就拜位壻父以下皆
再拜禮畢次見舅姑其日婦立堂下俟舅姑卽座就位四拜
保姆引婦升自西階至舅前侍女奉棗栗授婦婦進訖降階
四拜詣姑前進服脩如前儀次舅姑醴婦如家人禮次盥饋

其日婦家備饌至婿家舅姑卽座婦四拜升自西階至舅前

從者舉食案以饌授婦婦進饌執事者加匕箸進饌于姑亦

如之食訖徹饌婦降階就位四拜禮畢舅姑再醴婦如初儀

士昏禮

士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陽往而陰來日入三商爲昏

昏禮下達用采納鴈

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

納采而用鴈爲摯者取其順陰陽往來

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

主人女父也筵爲神布席

也戶西者尊處將以先祖之遺體許人故受其禮于闕廊席西上右設几神不統于人席有首尾

使者元端

至使往來者有司緇裳

擯者出請事入告

擯者有司佐禮者請猶問也

主人如賓服迎于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揖入

不答拜者奉使不敢當其盛禮

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

入三揖者至內雷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主

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

再拜

阿棟也入堂深示親親

授于楹間南面

授于楹間明爲合好其節同也南面並授也

其

降出主人降授老鴈

老羣吏之尊者

右納采

記士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廟

用昕

用昏

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

宗子者適長子也命

之命使者母命之在春秋紀裂繻來逆女是也躬猶親也親命之則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是也言宗子無父是者有父者禮七十老而傳八十齊衰之服不及若是者子代其父爲宗子其取也父命之

稱其宗弟則稱其兄

辭無不腆無辱

賓不稱幣不善主人不謝來辱

摯不用也

昏辭曰吾子有惠既室某也

擯者請事告之辭吾子謂

女父也

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

某婿父名也對某也使名也對

曰某之子蠢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

某女父名也吾

子謂使者致命曰敢納采

擯者出請

不必賓之事有無

賓執鴈請問名主人許賓入授如初儀

問名者將歸其卜吉凶

右問名

記問名主人受鴈還西面對賓受命乃降鴈

于兩楹間南面還于阼階上對賓以女名

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

請女爲誰氏

誰氏者謙辭也不必其主人之女

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

數而擇之某不敢辭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入告出請醴賓

此醴亦當爲禮

賓禮辭許主人

徹几改筵東上側尊鯀醴于房中

徹几改筵者鄉爲神今爲人側尊亦言無元酒側尊

于房中亦有籩有豆如冠禮之設

主人迎賓于廟門外揖讓如初升主人北

面再拜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拂几授校拜送賓以几辟

北面設于坐左之西階上答拜

拂拭也拭几者尊賓新之也校几足

贊者酌醴

加角柶面葉出于房

贊佐也佐主人酌事也贊者亦洗酌加角柶覆之如冠禮矣出房南面待主人

迎主人受醴面枋筵前西北面賓拜受醴復位主人阼階上

拜送

主人西北面疑立待賓卽筵也賓復位于西階上北面明相尊敬也

贊者薦脯醢賓卽筵

坐左執解祭脯醢以柶祭醴三西階上北面坐啐醴建柶興

坐奠解遂拜主人答拜

卽就也左執解則祭以右手也凡祭于脯醢之豆間必所爲祭者謙敬示

有所先也啐嘗也嘗之者成主人意

賓卽筵奠于薦左降筵北面坐取脯主人

薦左滌豆之東降下也自取脯者尊主辭人之賜將歸執以反命辭者辭其親徹

賓降授人脯出主

人送于門外再拜

人謂使者從者授于階下西面然後出去

右醴賓 記醴曰子爲事故至于某之室某有先人之

禮請醴從者對曰某旣得將事矣敢辭先人之禮敢固

以請

主人辭固如故

某辭不得命敢不從也

賁辭

祭醴始扱

一祭又扱再祭賓右取脯左奉之乃歸執以反命 凡
使者歸反命曰某既得將事矣敢以禮告告禮所主人

曰聞命矣

納吉用鴈如納采禮

歸卜于廟得吉兆復使使者往告

右納吉 記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

某也敢告

某婿父名

對曰某之子不教唯恐弗堪子有吉我

與在某不敢辭

與猶兼也

納徵元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

徵成也使使者納幣以成昏禮用元纁者象陰陽備也束

帛十端也儷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爲庭實皮鹿皮

右納徵 記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

上參分庭一在南

攝猶辟也兼執足者左手執前兩足右手執後兩足左首象生曲禮曰執

禽者左首隨入爲門中
既狹西上中庭位併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

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

賓致命主人受幣庭實所用爲節士謂若
中士下士不命者以主人爲官長自由也皮帛必可

制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
納幣謂昏禮納徵也十

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五兩 納徵曰吾子有嘉

五尋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 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

致命曰某敢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

辭敢不承命 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
許嫁已受祖

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于宗室
祖廟

祖爲君者之廟也 女子許嫁纓
繫纓有從 教以婦

宗室大宗之家 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

請期用鴈主人辭賓許告期如納徵禮日夫家必先卜之得吉
之告

右請期 記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

三族之不虞使某請吉日三族謂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度度也不億度謂卒有死

喪此三族者已及子皆爲服期對曰某既前受命矣唯

命是聽曰某命某聽命于吾子某婿父名對曰某固唯命是

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

某吉日對曰某敢不敬須

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東方北面北上其實特豚合升去

蹄舉肺脊二祭肺二魚十有四腊一肫髀不升皆飪設扃

鼎三者升豚魚腊也寢壻之室也北面鄉內也合升合左右
升升于鼎也去蹄蹄甲不用也舉肺脊者食時所先舉也齊

者體之正也食時則祭之飯必舉之貴之也每一者夫婦各一耳凡魚之十五而鼎減一爲十四者欲其敵偶也脂兔腊也純全也凡腊用全脾不升者近廢設洗于阼階東南饌于賤也飪熟也扇所以扛鼎覆之

房中醯醬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黍稷四敦皆蓋醢醬者以醢和醬生

人尚裏味兼巾之者六豆共太羹湑在爨太羹湑煮肉汁也

巾也巾爲禦塵蓋爲尙温太羹湑在爨太古之羹無鹽菜

爨火上尊于室中北墉下有禁元酒在西綌加勺皆南枋禁

也以庶甄者元酒不忘古也俗粗葛今文枋作柄尊于房戶之東無元酒篚在南實四

爵合尊無元酒者略之也夫婦酌于內尊其餘酌于外右陳器饌記腊必用鮮魚用鮓必殽全不餞敗

主人爵弁纁裳緇袼從者畢元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

馬主人婿也婿爲婦主爵弁而纁裳元冕之次大夫以上親

其與施俱用緇袼者衣緇衣不言衣與帶而言袼者空其文明者有司也乘二車從行者也墨車漆車士而乘墨車攝盛也

執燭前馬使從役婦車亦如之有袞大夫以上嫁女則自以

謂之至于門外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主之袞車裳幃周禮

容車繡紉立于房中南面次首飾也今時髮也女從者畢袵元則

以繡綠其衣象陰氣上任也凡婦姆繡紉宵衣在其右姆婦

人不常施紉之衣盛昏禮爲此服姆繡紉宵衣在其右姆婦

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若今時乳母繡紉

髮笄今時簪也繡亦廣充幅長六尺宵讀爲詩素衣朱紉之

綰笄被穎黻在其右女從者謂姪娣也詩諸娣從之祁祁如

詩云素衣朱襹爾雅云黻領謂之襹周禮云白與黑謂之黻

天子諸侯后夫人狄衣卿大夫之妻刺黻以爲領如今僂領

假盛飾耳言被明非常服也主人元端迎于門外西面再

拜賓東面答拜賓謂主人揖入賓執雁從至于廟門揖入三

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降出

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

賓升奠雁拜主不答明主爲授女耳主人不降送禮不參

御婦車授綏姆辭不受

婿御者親而下之授所以引升車者

婦乘以几姆加景

乃驅御者代

乘以几者尙安舒也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爲行道禦塵

婿乘其車先俟

于門外

婿車在大門外乘之先者道之也

右親迎

記父醮子命之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助

也

助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

若猶女也

子曰諾唯恐弗

堪不敢忘命

賓至擯者請對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

使某將請承命

賓婿也命某某婿父名

對曰某固敬具以須父

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房外

女既次純衣父醴之于房中南面蓋母薦焉重

昏禮也女奠爵于薦東立于位而俟婿婿至父出使擯者請事母出南面房外示親授婿且當戒女也

女

出于母左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母戒諸西

階上不降 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母

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帨佩巾庶母及門

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

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庶母父之妾也鞶鞶囊也示女

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門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

戒無違夫子女嫁夫家也壻授綬姆辭曰未敢不足與爲

禮也 婦乘以几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 御婦車御

輪三周

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媵布席于奧夫

入于室卽席婦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升自西階道婦入也

壻從者也媵沃壻盥于南洗御沃婦盥于北洗贊者徹尊罍舉者盥出除扉舉鼎入

陳于阼階南西面北上七俎從設

執匕者執俎者從鼎而入設之匕所以別出牲體也

俎新以載也

北面載執而俟

執俎而立俟豆先設

匕者逆退復位于門東北

面西上

執匕者事畢逆退由便

贊者設醬于席前菹醢在其北俎入設

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

豆東菹醢之東

贊設黍于醬東稷在其東

設清于醬南

饌要方也

設對醬于東

對醬婦贊也設之當特俎

菹醢在其南北

上設黍于腊北其西稷設清于醬北御布對席贊啟會卻于

敦南對敦于北

啟發也

贊告具揖婦卽對筵皆坐皆祭祭薦黍

稷肺

贊者西面告饌具也婦揖婦使卽席薦菹醢

贊爾黍授肺脊皆食以清醬皆

祭舉食舉也

兩移也移置席上便共食也皆食食黍也以用也用者謂用口啜清用指師贊

三飯卒

食

三飯而成禮也

贊者洗爵酌醑主人主人拜受贊者戶內北面答

拜醑婦亦如之皆祭

醑漱也酌內尊

贊以肝從皆振祭臍肝皆實

于菹豆

肝肝炙也飲酒宜有肴以安之

卒爵皆拜

女拜尚右手

贊答拜受爵再酌

如初無從三酌用盃亦如之

亦無從也

贊洗爵酌于戶外尊入戶

西北面奠爵拜皆答拜坐祭卒爵拜皆答拜興

贊酌者自酌也主人

出婦復位

復尊西南面之位

乃徹于房中如設于室尊否

徹室中之饌設于房

中爲膳御餞之微尊不設有外尊也

主人說服于房媵受婦說服于室御受姆

授巾

巾所以自潔清

御衽于奧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

衽卧席也婦人十

稱夫曰良止足也

主人入親說婦之纓

入者從房還入室也婦人十

有繫也蓋以五色爲之其制未聞

燭出

昏禮畢將卧息媵餞主人之餘御餞婦餘贊

酌外尊酌之

外尊房戶外之東尊

媵侍于戶外呼則聞

爲尊者有所徵求

右婦至

記婦入寢門贊者徹尊冪酌元酒三屬于尊

棄餘水于堂下階門加勺

屬注也元酒泔水貴新

夙興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

俟待也待見于舅姑寢門之外也古者命士以上年十五

父子

質明贊者見婦于舅姑席于阼階舅卽席席于房外南

面姑卽席

質平也房外房戶外之西也

婦執笄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

拜奠于席

笄竹器而衣者其形蓋如今之筓筓簾矣進拜者進東面拜也乃拜奠之者舅尊不敢授也

拜

坐撫之興答拜婦還又拜

還又拜者還于先拜處拜婦人與丈夫爲禮則俟拜降階授

笄服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舉以興拜授人

答婦拜授有司徹之舅則宰徹之

右婦見

記笄緇被纁裏加于橋舅答拜宰徹笄

被表也笄

有衣者婦見舅姑以飾爲敬橋所以履笄其制未聞

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

于堂下西面北上見已

其見主于尊者兄弟以下見在位是爲已見不復特見

諸父各就其寢

旁尊也亦爲見時不來

贊醴婦

贊禮婦者以其婦道新成親厚之

席于戶牖間

室戶西牖東南面位

側尊無醴

于房中婦疑立于席西贊者酌醴加柶面枋出房席前北面

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婦又拜薦脯醢以柶祭醴三降席

婦東面拜贊北面答

之變于丈夫始冠成人之禮

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降席

東面坐啐醴建柶與拜贊答拜婦又拜奠于薦東北面坐取

脯降出授人于門外

奠于薦東升席奠之取脯降出授人親徹且榮得禮人謂婦氏人

右醴婦 記婦席薦饌于房

舅姑入于室婦盥饋

饋者婦道既成成以孝養

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

稷並南上其他如取女禮

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異尊卑也並南上者舅姑共

席于奧其饌各以南爲上也其他謂醬

婦贊者成祭卒食一

酌無從贊成祭者授處之

設席于西墉下

室中北

婦徹設席前如初

西上婦餽舅辭易醬婦餽者卽席將餽也婦餽姑之饌御贊祭豆黍肺

舉肺脊乃食卒姑酌之婦拜受姑拜送坐祭卒爵姑受奠之

奠之奠干篚婦徹于房中媵御餽姑酌之雖無娣媵先于是與始

飯之錯古者嫁女必姪娣從之謂之媵姪兄之子娣女弟也始飯謂舅姑錯者媵餽舅之餘御餽姑之餘也

右婦饋

舅姑共高婦行一獻之禮舅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奠酬以

食勞人曰高南洗在庭北洗在北堂奠酬者明正禮成不復舉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

階授之室使爲歸婦俎于婦氏人言俎則高禮有牲矣婦氏

以婦俎主明代已人丈夫送婦者使有司歸

右高婦 記婦席薦饌于房禮婦高婦之席薦也高婦姑薦焉舅

饋爵姑薦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篚在東北面盥洗在北堂所謂

北洗北堂房中半以北洗南北婦酢舅更爵自薦更爵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戶與隅間

不相也不敢辭洗舅降則辟于房不敢拜洗凡婦人相高

無降姑高婦人送者于房無庶婦則使人醮之婦不

饋酒不酬酢曰醮亦有脯醢適婦酌之以醴尊之庶婦酌之以酒卑之不饋者共養統于適也

舅高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送者女家姑高婦人送者

酬以束錦婦人送者隸子弟之妻妾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

右高送者

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奠菜者以篚祭菜也蓋用董席于廟奧

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廟祖考之廟祝盥婦盥于門外婦

執笄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

于皇舅某子入入室也某氏者齊女則曰姜氏魯女則曰姬氏皇君也婦拜扱地坐奠菜

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扱地手至地也婦人扱地猶男子稽首婦降堂取菜

笄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采于席如初禮降堂

階上也室事交平婦出祝闈戶今降堂者敬也戶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奠

姑醴婦之禮因于廟見禮之婿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高禮

右廟見 記婦入三月然後祭行

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婿見曰某以得爲外昏姻請覲

女氏稱昏婿氏稱姻主人對曰某以得爲外昏姻之數某之子未得濯

概于祭祀是以未敢見今吾子辱請吾子之就宮某將走見

主人女對曰某以非它故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非它故彌親之辭命

謂將走見之言對曰某以得爲昏姻之故不敢固辭敢不從主人出

門左西面婿入門東面奠摯再拜出出門出內門入門入大門出內門婿見于寢奠

摯者婿有子道不

擯者以摯出請受

欲使以賓婿禮辭許受

摯入主人再拜受婿再拜送出

出已見

見主婦主婦闔扉立

于其內

主婦主人之婦也見主婦

婿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

拜婿答再拜主婦又拜婿出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一獻

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婿出主人送再拜

右婿見婦之父母記補

昏義

昏禮者將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也故君

子重之是以昏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皆主人筵几于

廟而拜迎于門外入揖讓而升聽命于廟所以敬慎重正昏

禮也

聽命謂主人聽使者所傳婿家之命

父親醮子而命之迎男先于女也子

承命以迎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壻執鴈入揖讓升堂再拜奠鴈蓋親受之于父母也降出御婦車而壻授綬御

輪三周先俟于門外婦至壻揖婦以入其牢而食合盞而酌

所以合體同尊卑以親之也酌而無酬酢曰醑醑之禮如冠醑與其異者于寢耳敬慎

重正而后親之禮之大體而所以成男女之別而立夫婦之

義也男女有別而后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

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故曰昏禮者禮之本也夙興婦沐浴

以俟見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婦執筭菹栗服脩以見贊醴婦

婦祭脯醢祭醴成婦禮也成其爲婦之禮也舅姑入室婦以特豚饋

明婦順也厥明舅姑共享婦以一獻之禮奠酬舅姑先降自

西階婦降自阼階以著代也言既獻之而授之以室事也降者各還其燕寢婦見及饋享于

適成婦禮明婦順又申之以著代所以重責婦順焉也婦順

者順于舅姑和于室人而后當于夫以成絲麻布帛之事以

審守委積蓋歲室人謂女姑女叔諸婦也是故婦順備而后內和理內和

理而后家可長久也故聖王重之是故古者婦人先嫁三月

祖廟未毀教于公宮祖廟既毀教于宗室教以婦德婦言婦

容婦功教成祭之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所以成婦順也謂與天子

諸侯同姓者也祖廟女所出之祖也公君也宗室宗子之家也祭之祭其所出之祖也魚蘋藻皆水物陰類也魚爲俎實

蘋藻爲羹菜祭無牲牢告事也其齊盛用黍云郊特牲天地合而后萬物興焉夫

昏禮萬世之始也取于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

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壹與之齊終身不改

故夫死而不嫁男子親迎男先于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

先乎臣其義一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壻親御授綬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言已親之所敬而親之先王之所以得天下也出乎大門而先男帥女女從男夫婦之義由此始也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夫也者夫也夫也者以知帥人者也夫之言元冕齋戒鬼神陰陽也將以爲社稷主爲先祖後而大夫也可以不致敬乎元冕謂祭服也陰陽謂夫婦也其牢而食同尊卑也故婦人無爵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爵謂夫命爲大夫妻則爲命婦器用陶匏尙禮然也三王作牢用陶匏三王之世作之而用太厥明婦盥饋舅姑卒食婦餞餘利之也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授之

室也

明當爲家
事之主也

昏禮不用樂幽陰之義也樂陽氣也昏禮不

賀人之序也

曲禮日月以告君

周禮凡娶判妻入子者媒
氏書之以告君謂此也

齊戒以告鬼神

昏禮凡受女之禮皆于廟
爲神席以告鬼神謂此也

爲酒食以召鄉黨

僚友以厚其別也

厚重
慎也

曾子問孔子曰嫁女之家三夜不

息燭思相離也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

重世
變也

三月

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

謂舅姑
沒者也

六典通考卷百十六

湖西閣鎮珩輯

禮制考

昏通禮

爾雅女子子之夫爲婿婿之父爲姻婦之父爲昏父之黨爲宗族母與妻之黨爲兄弟婦之父母婿之父母相謂爲昏姻兩婿相謂爲亞江東人呼同門爲僚婿婦之黨爲昏兄弟婿之黨爲姻兄弟嬪婦也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也劉熙釋名婦之父曰昏言婿親迎用昏又恆以昏夜成禮也婿之父曰姻姻因也女往因媒也

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令

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

成名謂子生三月父名之二三者天地相承覆之數也

凡娶

判妻入子者皆書之

判半也得耦爲合主合其半成夫婦也言入子者容廢姪婦不聘之者

仲

春之月令會男女于是時也奔者不禁若無故而不用令者

罰之司男女之無夫家者而會之

司察也無夫家者謂男女之寡者

凡嫁子

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

純實緇字也納幣用緇婦人陰也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

合之名十者象五行十日相成也雜記曰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

禁遷葬者與嫁殯

者遷葬謂生時非夫婦死既葬遷之使相從殯十九以下末嫁而死者

讀書雜鈔周官媒氏奔者不禁注云重天時權許之也愚

謂此文極分明謂使媒氏會合昏姻苟有奔者而不爲之

禁止若元無喪故而不用此令者則皆置之罰非謂權許

其奔也若讀如子若孫之類

秦蕙田曰大宗伯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而大司徒以陰

禮教親送人以榮昏擾民媒氏掌萬民之判皆屬于地官
何也宗伯無所不統而以天子諸侯大夫士爲重若大司
徒教養萬民貴在男女及時故媒氏掌會男女而娶判妻
入子者皆書之至納幣不過純帛非士大夫之元纁束帛
也荒則多昏奚擇乎冰判霜降之時與六禮之相將耶且
不用令者有罪遷葬嫁殤者有禁豈所以行于士大夫者
乎蓋指庶人之昏所
謂禮不下庶人也

白虎通昏禮贄不用死雉故用雁也納徵元纁束帛離皮
元三法天纁二法地也陽奇陰偶明陽道之大也離皮者
兩皮也以爲庭實庭實偶也天子下至士必親迎授綏者
何以陽下陰也欲得其歡心示親之心也必親迎輪三周
下車曲顧者防淫佚也遣女于禰廟者重先人之遺支體
也不敢自專故告禰廟也父誠於阼階母誠於西階去不
辭誠不諾者蓋恥重去也禮曰嫁女之家三日不絕火思

相離也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感親年衰老代至也禮曰昏禮不賀人之序也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昏禮請期不敢必也婦入三月然後祭廟舅姑既沒亦婦入三月奠采于廟三月一時物有成者人之善惡可得知也然後可得事宗廟之禮

漢惠帝六年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漢律人出算百二十錢今使五鳳二年詔曰夫昏姻之禮人倫之大者

也酒食之會所以行禮樂也今郡國二千石或擅爲苛禁禁民嫁娶不得具酒食相賀召由是廢鄉黨之禮令民忘所樂非所以導民也詩不云乎民之失德乾候以愆勿行苛政

晉武帝制女年十七父母不嫁者長吏配之劉頌嫁女臨淮陳矯矯本劉氏

子與頌近親出養於姑改姓陳氏中正劉友讓之頌曰舜後
姚虞陳田本同根系而世皆爲昏禮律不禁今與此同義爲
昏可也友方欲列上爲東晉永和中王彪之議案禮云昏禮
陳寯所止故得不劫

不賀又云賀娶妻者愚謂禮傳昏姻無直相賀之禮而有禮
貺共慶會之義今代所共行范汪云先朝上禮不賀依傍賀
娶妻也雖名曰賀實是酒食無慶語也思親之序慶辭不可
以達于主人然吉禮宜有紋情故獻酒食而已至于恭后時
賀是王丞相導以明君臣之恩不以爲將來法彪之云吾謂
昏禮不賀謂不如今三節特賀也禮記復言賀娶妻者因獻
酒食而有慶語也足下今云都不應有慶辭則何得獻酒肉
會同邪又從伯丞相時相賀何必非失足下以往賀爲美事
以今不賀爲得禮亦不能兩濟庾蔚之議案禮文及鄭注是

親友聞主人有吉事故遣人送酒肉賀之但昏有嗣親之感故不斥主人以賀昏唯云爲有客而已今所爲上禮者昏不得都無慶辭彪之議爲允

齊永明七年詔曰昏禮下達人倫攸始周官設媒氏之職國風興及時之詠四爵內陳義不期侈三鼎外列事豈存奢晚俗浮麗民未知禁乃聞同牢之費華泰尤甚膳羞方丈有過王侯富者扇其驕風貧者恥躬不逮或以供帳未具動致推遷宜爲節文頌之士庶並可擬則公朝方標供設合昏之禮無虧甯儉之義斯在如故有違繩之以法

晉宋以來初昏三日婦見舅姑眾賓皆列觀引春秋公使大夫宗婦覲用幣之義爲據梁太宗以問徐摘摘曰儀禮云質

明贊見婦于舅姑雜記又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于堂下政言婦是外宗未審嫺令所以停坐三朝觀其七德舅延外客姑率內賓堂下之儀以備盛禮近代婦于舅姑本有戚屬不相瞻看覲見之儀謂應可略

北魏和平四年詔昏姻者人道之始禮之重者莫過于斯尊卑高下宜令區別然中代以來貴族多不率法或貪利財賄或因緣私好令貴賤不分巨細同貫塵穢清化虧損人倫今制皇族師傅王公侯伯及士民之家不得與百工伎巧卑姓爲昏太和二年詔曰昏聘過禮則嫁娶失時厚葬送終則生者糜費迺者民漸尚奢昏葬越軌致貧富相高貴賤無別又皇族貴戚及士民之家與非類昏偶先帝親發明詔爲之科

禁而百姓習常仍不肅改今著之律令永爲定準犯者以違
制論七年詔曰夏殷不嫌一姓之昏周氏始絕同姓之娶故
隨時設治因事改自今悉禁絕之有犯以不道論十七年詔
廝養之戶不得與士民昏二十年詔夫婦之道生民所先仲
春奔會禮有達式男女失時者以禮會之

周建德二年詔頃者昏嫁競爲奢靡牢羞之費罄靖資財甚
乖典訓有司加宣勒使咸遵禮制三年詔今後男年十五女
年十三已上爰及鰥寡所在軍民以時嫁娶務從節儉勿爲
財幣稽留六年詔同姓百世昏姻不通而娶妻買妾有納母
氏之族雖曰異宗猶爲混雜今後悉不得娶母同姓爲妻妾
其已定未成者改聘宣政元年制下郡郡母族絕服外者聽

昏

容齋續筆姑舅兄弟爲昏在禮法不禁而世俗不曉案刑
統戶昏律云父母之姑舅兩姨姊妹及姨若堂姨母之姑
堂姑已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女婿姊妹並不得爲
昏姻議曰父母姑舅兩姨姊妹於身無服乃是父母總麻
據身是尊故不合娶及姨又是父母大功尊若堂姨雖與
父母無服亦是尊屬母之姑堂姑並是母之小功以上尊
已之堂姨及再從姨堂外甥女亦謂堂姊妹所生者女婿
姊妹於身雖並無服據理不可爲昏並爲尊卑混亂人倫
失序之故然則中表兄弟姊妹正是一等其於昏娶了無
所妨予記政和八年知漢陽軍王大夫申明此項敕局看

詳以爲如表叔娶表姪女從孫女嫁從舅之類甚爲明白
徽州法司編類續降有全文今州縣官書判至有將姑舅
兄弟成昏而斷離之者皆失於不能細讀律令也惟西魏
文帝時禁中外及從母兄弟姊妹爲婚周武帝又詔不得
娶母同姓以爲妻妾宣帝詔母族絕服外者聽昏皆偏國
之制漫附於此

唐貞觀元年詔民男二十女十五以上無夫家者州縣以禮
聘娶貧不能自行者鄉里富人及親戚資送之鰥夫六十寡
婦五十婦人有子若守節者勿疆永徽元年御史大夫李乾
祐奏言鄭宣道先聘少府監主簿李元義妹爲婦卽宣道堂
姨元義以情理不合請與罷昏宣道經省陳訴議以爲法無

此禁判許成親何則堂姨甥雖無服既稱從母何得爲昏又
母與堂姨是大功服九月爲服親亦至矣子而不子辱以爲
妻名教所悲人倫是棄且堂姑堂姨內外之族雖別而父黨
母黨骨肉之恩是同愛敬本是天性禽獸亦猶知母豈可令
母之堂妹降以爲妻從母之名將何所寄且本屬無服而尊
卑不可以爲昏者非止一條請下羣官詳議右衛大將軍紀
王慎等議父之姨及堂姨母之姨父母之姑舅姊妹堂外甥
並外姻無服請不爲昏詔可神龍元年禁昏娶之家父母親
亡停喪成禮太極元年左司郎中唐紹上言士庶親迎之儀
備諸六禮當須昏以爲期詰朝謁見往者下俚庸鄙時有障
車邀車酒食以爲戲樂近此風轉盛多集徒侶遮擁道路邀

致財物動踰萬計使障車禮貶過于聘財違紊禮經須加節制望請昏姻家障車者並須禁斷犯者有蔭家障車準犯教例附簿無蔭人決杖六十仍各科本罪從之開元二十二年詔男子十五女十三以上得嫁娶大厯元年禁王公宗子郡縣主之家不得與諸將昏姻

開元禮昏會

主人及賓俱公服饌以簋簋籩豆俎鉶尊爵巾拈其日主人至賓大門外之西東面立賓立于東階下西面僮者進于賓左北面受命出立于門外東西面曰敢請事主人曰某有嘉禮請公有願王則稱王以下準此僮者入告遂引賓出大門外之東西面再拜主人答拜主人曰某有嘉禮請公有願賓曰敢辭主

人曰敢固請賓曰辭不得命敢不從主人拜賓答拜主人還

賓遂與諸親從之掌事者先鋪賓席于堂上楹間之北南向

設賓之宗室席位于賓西南賓之異姓席位于宗室之南又

于西廊下一品以下設異姓席位皆重行東向以北爲上設

主人席位于東階上西向設主人宗室席位于主人東北設

異姓席位于宗室之北皆重行西向以南爲上又設主人席

位于東廊下一品以下重行西向以北爲上賓至于主人大

門外之西東向賓之宗室立于賓西南異姓立于宗室之南

俱重行東面以北爲上僮者引主人出立于大門外之東西

而主人諸親立于大門外之東重行西面以南爲上主人再

拜賓答拜主人揖賓報揖僮者引主人入僮者引賓入賓之

拜賓答拜主人揖賓報揖僮者引主人入僮者引賓入賓之

諸親以次入至門內主人諸親從入至階主人揖賓報揖賓主及諸親以次升各立于席後在庭者亦如之賓主及諸親俱坐執觴者酌酒升自東階酒升堂賓與主人及諸親皆起執觴者以酒授主人僮者引主人進詣賓前北面立賓自席西進東南向受酒僮者引主人退復位賓還席後賓主及諸親俱坐執觴者又以酒授主人及諸親賓主俱祭而飲諸親不祭而引觴行一周食升堂賓主及諸親皆起掌事者以醢醬豆授主人僮者引主人進設于賓席前賓曰請公無辱主人曰不敢忘禮僮者引主人復位執饌者進饌加以匕箸訖賓主及諸親皆坐賓主皆祭而食諸親不祭而食于賓祭主人辭曰蔬食不足祭賓主俱食三飲而止主人曰請公食賓

更飯食畢遂進庶饗觴畢賓主及諸親俱興僎者各引賓主
以下降出賓主及賓之諸親皆復門外位主人諸親復門內
位主人再拜送賓退僎者引主人入婦人禮會女賓乘車入
至下車所內僎者引入主人迎送于門內相稱之辭各準其
夫餘如丈夫之禮 饗丈夫送其日掌事者鋪賓席于堂上
楹間近北南向又鋪主人席于阼階上西向又設眾賓席于
賓西南設從者席位于西廊下俱重行東向以北爲上僎者
引賓立于主人門外之西重行東向以北爲上僎者引主人
出立于門東西向主人揖賓報揖僎者各引賓主入至階主
人揖賓報揖賓主以次升立于席後賓主俱坐遂進酒設食
畢賓主俱興僎者引賓入于西階上東面主人掌事者牽馬

入陳于門三分庭一在南北首西上又掌事者奉束帛之篚升授主人主人執篚西面立賓西階上北面再拜主人進立於楹間南面賓進立于主人之右俱南面主人授篚賓受之退立于西階上北面主人還阼階上北面再拜送賓者引賓以下降自西階從者返受篚賓及庭東面揖左馬以出牽馬者從之在庭者以次出俱復門外位從者返受馬初賓降僮者引主人降自東階出門東西面拜送賓退主人入饗婦人送者其日女贊者鋪賓席于堂上楹間近北南向又鋪主人席于阼階上西向又設眾賓席于廊下俱重行東向以北爲上女相者引賓立于主人門外之西重行東面以北爲上女相者引主人出立于門外之東西面女相者引賓入眾賓從

入賓入門西東面俱坐遂進酒設食畢賓主俱與女相者引
賓立于西階上東面女相者奉束帛之筐升以授主人主人
執筐進於楹間南面立女相者引賓進立于主人之右俱南
面主人授幣訖女相者引賓降出從者返受筐眾賓從出初
賓降女相者引主人降送于門內賓出女相者引主人入

以下內相者引賓升主人迎送于閣內相
稱之辭各準其夫酬以束帛如丈夫禮

宋士庶昏禮並問名於納采並請期於納成其無雁奠者三
舍生用羊庶人以雉及雞鶩親迎質明掌事者設禰位廳事
東間南向壻之父北面再拜祝曰某子某年若干禮宜有室
聘某氏第幾女以某日親迎敢告將行父坐廳事南向子服
其服三舍生及品官子孫假九
品服餘並皂衫衣折上巾立父位西少南東向贊者以

醮授子子再拜跪受贊者又以饌設位前子舉酒興卽坐飲
食訖降再拜進立父位前命之曰釐爾內治往求爾匹子再

拜曰敢不奉命又再拜降出初昏掌事者設酒饌室中置二

醮於槃壻服其服至女家贊者引就次掌事者設禰位主人

受醴如請期之儀女盛服立房中父升階立房外之東西向

非南向者各隨其所向父立於門外之左餘倣此贊者以醮授女女再拜受醮贊者

又以饌設位前女坐飲食訖降再拜父降立于東階下賓出

次壻賓謂壻主人迎于門揖賓入賓報揖從入主人升東階西面

賓升西階進當房戶前北面掌事者陳雁於階賓致其父命

再拜降出主人不降送初女出父戒之母又戒之諸母申之

女出壻先還俟于門外婦至贊者引就北面立壻南面揖以

入至于室掌事者設對位室中壻婦皆卽坐贊者注酒於醴
授壻及婦壻及婦受醴飲訖設饌再飲三飲並如上儀壻及
婦皆興再拜贊者徹酒饌見祖禰見舅姑禮婦享送者如儀
天聖八年禁以財冒士族娶宗室女者至和元年詔士庶家
母得以常傭僱人爲姻違者離之熙甯十年詔應祖免以上
親不得與雜類之家昏嫁謂舅嘗爲僕姑嘗爲媼者若父母
係化外及見居沿邊兩屬之人其子孫亦不許爲昏總麻以
上親不得與諸司胥吏出職納粟得官及進納伎術工商雜
類惡逆之家子孫通昏後又禁刑徒人子孫爲昏應昏嫁者
委主昏宗室擇三代有任州縣官或殿直以上者列姓名家
世州里歲數奏上宗正司驗實召保付內省宣繫聽期而行

嫁女則令其婿召保冒妄成昏者以違制論主昏宗室與媒保同坐非袒免親者依庶姓法宗室離昏委宗正司審察如許聽離追完賜予物給還嫁資再娶者不給賜尋詔宗室女無得與嘗娶人給昏再適者不用此法

司馬氏書儀

男子十六至三十女子十四至二十

今令文凡男年十五女年十三以上聽昏嫁蓋

世俗早昏之弊不可猝革又或孤弱無人可依故顧人情立此制

身及主昏者無期以上喪

皆可成昏

雜記大功之末可以嫁子然則大

必先使媒氏往

來通言俟女氏許之然後遣使者納采

使者擇家子弟爲之凡議昏姻先察婿與

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婿苟賢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爲不肖今雖富盛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所由盛衰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嬌妬之性異日爲患靡有已

子先祖太尉嘗曰吾之男女必俟既長然後議昏昏既通書不數月必成昏子孫所當法也納采前一日

主人謂婿之祖父若父無則以香酒脯醢無脯醢者用食一二味先

告于影堂主人北向立焚香酌酒俯俛興立祝懷辭視以家子弟爲

之由主人之左進東向搢笏出辭跪讀之曰某婿父之子某

名敢告祝興主人再拜出撤闔影堂門乃命使者如女氏楚

子圍娶于鄭曰圍布几席告于莊其之廟而來然則古之昏姻皆先告于祖禰也女家主人亦告于

祖禰曰某之女某將嫁於某氏如婿父之儀其日日出使者

盛服執生雁左首飾以纁若無生雁則刻木爲之飾以纁謂以生色繒交絡縛之止于

女氏之門外門者入告女家主人盛服出迎揖讓入門揖讓

升堂主人立阼階上西向賓立西階上稍北東向賓曰吾子

有惠貺室某婿也某婿父有先人之禮使某使者請納采主

人對曰某

女父名

之子

妹姪孫惟其所當

蠢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

不敢辭北向再拜賓避席立不答拜主人賓皆進就兩楹間

並立南向賓授雁主人受之以授執事者乃交授書

書者別書納采

問名之辭于紙後繫年月日昏主官位姓名止賓主各懷納之既授雁因交相授書婿家書藏女家女家書藏婿家

於懷退各以授執事者賓降出門東向立問名主人降階立

俟於門內之東西向使僮者出請事

僮者主人擇子弟爲之

賓曰請問

名賓者入告主人出延賓賓執雁復入門與主人揖讓升堂

復前位賓曰某

使者名

既受命將加諸卜敢問女爲誰氏對曰

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女子第幾賓授雁交

授書降出主人立於門內如初僮者出延賓曰請醴從者對

曰某既得將事矣敢辭主人曰敢固以請賓曰某辭不得命

敢不從遂入與主人揖讓拜起

使者舊拜主人于此方敘私禮

飲酒三行或

設食而退如常儀納吉用雁賓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

曰吉使某也敢告主人對曰某

女父名

之子不教惟恐弗堪子

有吉我

在某

女父名

不敢辭

餘如納采禮

納幣用雜色緡五匹爲

束兩鹿皮使者執束帛執事者二人執皮反之令文在內左

手執前兩足右手執後兩足隨賓入門及庭三分之一而止

北向西上賓與主人揖讓升堂賓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

請納幣主人對曰吾子順先典既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

命於賓之致命也執皮者釋外足復之令文在外于主人之

受幣也主人之執事者二人自東來出于執皮者之後受皮

于執皮者之左逆從東出餘如納吉禮請期用雁賓曰吾子

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使某也請吉日主人曰某既前受命

矣惟命是聽賓曰某

婿父名

命某聽命于吾子主人曰某固惟

命是聽賓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主

人曰某敢不謹須餘如納幣禮親迎前期一日女氏使人

張陳其婿之室

牀榻薦席椅棹之類婿家當具之壘褥帳幔

幔帷幙之類應用之物其衣服

襪履等不用者皆鎖之于篋笥及期婿具盛饌設盥盆二於

阼階東南皆有二盥盆中央有約設椅棹各二於室中東西

相向各置杯匕箸蔬果于棹子上罩之

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故各有室室

與阼今則不然子舍狹隘或東西西北向皆不可知今假

設南向之室而言之左爲東右爲西前爲南後爲北酒壺

在東席之後墉下置合卷一注於南棹子上又設酒壺于室

外亦一注有杯又設酒壺盃注於堂上初昏婿盛服主人亦

盛服坐于堂之東序西向設壻席于其西北南向壻升自西

階立于席西南向贊者

凡壻及婦行禮皆贊者相導之

取盃斟酒執之詣壻

席前北向立壻再拜升席南向受盃跪祭酒興就席末坐啐

酒興降西授贊者盃又再拜

此所謂醴也

進詣父座前東向跪父

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勉率以謹若則有常

祖父在則祖父命之

子曰諾惟恐弗堪不敢忘命俛伏興再拜出乘馬至于女氏

之門外下馬俟于次

女家必先設壻次于外

女家亦設酒壺盃注于堂

上于壻之將至女盛飾姆相其禮

姆音茂以乳母或老女僕爲之

奉女立于

室戶外南向姆在其右從者在後父坐于西席東向

祖父在則祖

父母醴

而命之設母婦席于母之東北南向贊者醴以酒如壻父醴

子之儀姆導女出于母左父少進命之曰戒之謹之夙夜無

違爾舅姑之命母送女至于西階上爲之整冠歛帔命之曰
勉之謹之夙夜無違爾閨門之禮諸母姑嫂姊送于中門之
內爲之整裙衫申以父母之命曰謹聽爾父母之言夙夜無
愆父旣醮女卽先出迎于門外揖讓以入壻執雁以從至于
廳事主人升自阼階立西向壻升自西階北向跪置雁于地
主人侍者受之壻俛伏興再拜主人不答拜姆奉女出于中
門壻揖之降自西階以出婦從後主人不降送壻至婦輿車
後之右舉簾以俟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爲禮也壻乃自車右
由車前過立于左轅側姆奉婦登車下簾壻右執策左撫轅
行驅車輪三周止車以俟今婦人幸有輿車可乘壻乘馬在
而世俗重擔子輕輿車前婦車在後亦以二燭前導壻先至廳事婦下車揖之遂導

以入婦從之執事先設香酒脯醢于影堂

無脯醢量具
設羞一兩味舅姑

盛服立于影堂之上舅在東姑在西相向贊者導壻與婦立

于階下北向東上

無階則立于影堂前

主人進北向立焚香跪酌酒俛

伏興立祝懷辭由主人之左進東面搢笏出辭跪讀之曰某

壻名

以令月吉日迎婦某

婦姓

昏事見祖禰祝懷辭出笏與主人

再拜退復位壻與婦拜如常儀出撤闔影堂門

古無此禮今謂之拜先靈

贊者導壻揖婦而先婦從之適其室壻立于南盥之西婦立

于北盥之西皆東向婦從者沃壻盥于南壻從者沃婦盥于

北

從者各以其家之

幌巾舉揖而行升自西階

士昏禮及寢門揖入升自

西階媵御沃盥交注媵送也謂女從者也御者逐御迎也謂

壻從者也媵沃壻盥于南洗御沃婦盥于北洗夫婦始接情

有廉恥媵御交導其志案洗在阼階東南既升婦從者布席

于閩向東方壻從者布席于西方壻婦踰閩壻立于東席婦
立于西席婦拜壻答拜壻揖婦就坐壻東婦西壻從者徹筯
置饌壻婦皆先祭後食食畢壻從者啟壺入酒于注斟酒壻
揖婦祭酒舉飲置酒舉斝又斟酒舉飲不祭無斝又取盃分
置壻婦之前斟酒舉飲不祭無斝壻出就他室姆與婦畱室
中乃徹饌置室外設席壻從者餽婦之餘婦從者餽壻之餘
壻復入室脫服婦從者受之婦脫服壻從者受之燭出于壻
婦之適其室也主人以酒饌禮男賓于外廳主婦以酒饌禮
女賓于中堂如常儀古禮明日舅姑乃
享送者今從俗不用樂婦見舅姑婦
明日夙興盛服飾俟見舅姑執事者設盥盆于堂阼階下悅
架在北兄弟姊妹立于盆東如冠禮男女異列男在西女在

南皆北上平明舅姑坐于堂上東西相向各置棹子于前贊

者見婦于舅姑婦北向拜舅于堂下

古者拜于堂上今恭也可從眾執筭

制度漢世已不能知今但取小箱以帛衣之阜表緋裏以待筭可也

實以棗栗升自西階進至

舅前北向奠于棹子上舅撫之侍者徹去婦降又拜舅畢乃拜姑別受筭實以服脩升進至姑前北向奠于棹子上姑舉之以授侍者婦降又拜執事者設席于姑之北南向設酒壺及注盃棹子于堂上婦升立于席西南面贊者醴婦如父母醴女之儀婦降西階就兄弟姊妹之前其長屬應受拜者少進立婦乃拜之無贊拜畢長屬退屬應相拜者少進相拜畢退無贊若有尊屬則婦往拜于其室有卑屬則來拜于婦室婦退休于其室至食時行盥饋之禮婦家具盛饌酒壺婦從者設蔬果棹子于堂上舅

姑之前設盥盆於阼階東南帙架在東婦盥于阼階下執饌自西階升薦于舅姑侍立于姑之後饌有繼至者侍者傳至于西階不盡一級婦往受之薦于舅姑侍者徹餘饌置于旁側別室舅姑侍者各置一棹子上食畢婦降拜舅升洗盃斟酒置舅棹子上降俟舅舉酒飲畢又拜遂獻姑姑受而飲之餘如獻舅之儀婦升徹飯侍者徹其餘皆置別室婦就餽姑之饌畢婦從者餽舅之餘壻從者餽婦之餘舅姑共饗婦于堂上設席如朝來禮婦之位婦升立于席西南向贊者取盃斟酒授婦皆如朝來禮婦之儀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此謂冢婦也餘婦則舅姑不降明日壻往見婦之父母皆有幣婦父迎送揖讓皆如客禮拜卽跪而扶之入見婦母婦母闔門左扇立

于門內婿拜于門外次見妻黨諸親拜起皆如俗儀而無幣
見諸婦女如婦母之禮婦家設酒饌婿如常儀親迎之夕不
當見婦母及

親諸

朱子家禮昏禮

納采主人具書

主人即主昏者書用牋紙若族人之子則其父具書告于宗子

夙興奉以告

祠堂

如告冠儀若宗子自昏則自告

乃使子弟爲使者如女氏女氏主人出

見使者

使者盛服如女氏女氏亦宗子爲主若許嫁者于主人爲姑姊則不云春恩又弗能教餘辭並同遂

奉書以告于祠堂

如婿家之儀

出以復書授使者遂禮之以酒饌

使者至是始與主人交拜揖其從者亦禮之別室皆酬以幣使者復命婿氏主人復以告

祠堂不用納幣

幣用色絹貧富隨宜少不過兩多不踰十

具書遣使如女氏女氏

受書復書禮賓使者復命並同納采之儀

但不親迎前期一告廟

日女氏使人張陳其婿之室

但禮得帳幔帷幕應用厥明婿

家設位于室中

設椅卓兩位東西相向蔬果盞匙筋如賓客之禮酒壺在東位之後又以卓子置合

一于其南又南北設二盃盆勺于室東隅又設酒盞壺注于室外

女家設次於外初昏婿盛

服主人告于祠堂遂醮其子而命之迎

宗子已孤而自婿出昏不用此禮

乘馬前導

以二獨至女家俟於次女家主人告于祠堂遂醮其女

而命之醮

父坐東序母坐西序設女席于母之東北南向贊者醮以酒如婿禮姆導女出于母左父起命之母送至

西階上爲之整冠敝帔命之諸母姑嫂姊送至中門之內爲之整裙衫申以父母之命非宗子之女則宗子告于祠堂其

父醮于主人出迎婿入奠雁

婿升自西階北向醮置雁于地主人侍者受之婿俛伏與再拜

主人不姆奉女出登車

婿揖之降自西階主人不降婿遂出

不足與爲禮婿乘馬先婦車

婦車亦以至其家婿婦交拜婿

也女乃登車婿就坐飲食畢婿出

婿揖婦就坐婿東婦西從者斟酒設饌婿婦祭酒舉爵又斟酒

婿答拜

婿就坐飲食畢婿出酒設饌婿婦祭酒舉爵又斟酒

增揖婦舉飲不祭無饌又取香分置壻復入脫服燭出主人

禮賓男賓于外廳明日夙興婦見于舅姑舅姑坐於堂上東

女少於舅姑者立于兩序如冠禮之敘婦進立阼階下北面

拜舅升奠幣于卓子上舅授之侍者以入婦降又拜畢詣西

階下北面拜姑升奠幣姑舉以授侍者婦降又拜若非宗

子之子而與宗子同居則先行此禮于舅姑之私室與宗子

不同居則舅姑禮之如父母醮婦見于諸尊長同居有尊于

如婦見于其室如見舅姑之禮還拜諸尊長于兩序如冠禮

無費宗子之子而與宗子同居則既受禮詣其堂上拜之如

舅姑禮而還見于兩序其宗子若冢婦則饋于舅姑盛饌酒

及尊長不同居則廟見而後往若冢婦則饋于舅姑盛饌酒

壺舅姑就坐婦坐自西階洗盞斟酒置舅卓子上降俟舅

飲畢又拜遂獻姑進酒姑受飲畢婦降拜遂執饌升薦于舅

姑之前侍立姑後舅姑享之禮三日主人以婦見于祠堂如

以俟卒食徹饌日明日壻往見婦之父母如賓禮拜既跪

冠而見之儀告辭日明日壻往見婦之父母如賓禮拜既跪

子某之婦某氏敢見日明日壻往見婦之父母如賓禮拜既跪

而扶之婦父非宗子即先見宗子夫次見婦黨諸親婦家禮

婦不用幣如上儀然後見婦之父母

婿如常儀

朱子曰司馬與伊川定昏禮都依儀禮司馬云親迎奠雁見主昏者卽出伊川卻教拜了又入堂拜大男小女伊川非是伊川云婦至次日見舅姑三月廟見司馬卻說婦入門卽拜影堂司馬非是蓋親迎不見妻父母者婦未見舅姑也入門不見舅姑者未成婦也今親迎用溫公入門以後用伊川三月廟見改爲三日云

金天會五年詔合蘇館諸部與新附人民在降附之後同姓爲昏者離之八年禁繼父繼母之男女無相嫁娶十年詔諸良人知情嫁奴者聽如故爲妻不知而嫁者去住從所欲天德二年命庶官許求次室二人百姓亦許置妾大定九年制

漢人渤海兄弟之妻服闋歸宗以禮續昏者聽十七年以渤海舊俗男女昏娶不以禮多攘竊以奔詔禁絕之犯者以姦論明昌元年制民庶聘財爲三等上百貫次五十貫次二十貫承安五年定妻亡服內昏娶聽離制又定居祖父母喪昏娶聽離法詔宮籍監戶百姓自願以女爲昏者聽

元至元六年禁色目人妻其叔母監察御史世圖爾言宜禁答失蠻回回主吾人等叔伯爲昏姻

明洪武元年令民嫁娶準文公家禮男年十六女年十四以上並聽昏娶婿常服或假九品服婦服花釵大袖其納采納幣請期略倣品官之儀有媒無賓詞亦稍異親迎前一日女氏使人陳設于婿之寢室俗謂之鋪房至告詞醮戒奠雁合

昏並如品官儀又令男女昏姻各有其時或有指腹割衫襟爲親者禁止二年令凡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昏祖父母父母俱無者從餘親主昏若夫亡攜女適人者其女從昏若已定昏未及成親而男女有身故者不追財禮其夫作盜及犯徒流移鄉者女家願棄者聽還聘財其女犯姦經斷夫家願棄者追還聘財五年詔無故不娶及夫逃亡過三年不還者並聽經官告給執照改嫁不追財禮 凡招壻憑媒妁立書開寫養老或出舍年限一子不許出贅正統四年令武職不得與所管旗軍結昏景泰三年詔各王府庶人子女長成或無父母昏姻又無人敢與議配所在官司審察具奏處置天順四年奏准宗室降爲庶人者其子女昏嫁有司人四與

四表裏首飾銀二十兩猪四口羊四隻嘉靖八年制近代昏禮不行問名納吉已久止做家禮納采納幣親迎行之儀物俱無過求

昏變禮

曾子問曰昏禮既納幣有吉日女之父母死則如之何孔子

曰壻使人弔如壻之父母死則女之家亦使人弔必使人弔者未成兄

弟父喪稱父母喪稱母父使人弔之辭云某子聞某之喪某

姬聞姜氏之喪伯父母不在則稱伯父世母伯父母又不在

姬使某如何不淑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

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弗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

母使人請壻弗取而后嫁之禮也請請成昏女之父母死壻亦如

之曾子問曰親迎女在塗而壻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

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布深衣縞總以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女在塗而女

之父母死則女反如壻親迎女未至而有齊服大功之喪則

如之何孔子曰男不入改服于外次女入改服于內次然後

卽位而哭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復猶饋也孔子曰祭過

時不祭禮也又何反于初重踰輕也同牢及饋饗相飲食之道曾子問曰女未

廟見而死則如之何孔子曰不遷于祖不祔于皇姑壻不杖

不菲不次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壻雖不備喪禮猶為之服齊衰也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

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未定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大功之末可以嫁

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嫁子可以娶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

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

詳見冠
髮禮

晉懷帝永嘉中太常潘

尼爲子娶黃門郎李循女已拜時後各有喪潘迎婦李遣女
國子博士江統侍中許遐同議已拜舅姑者宜准女在塗之
禮齊衰大功服三月既葬可迎婦案禮記在塗而壻之父母
死則改服赴喪女父母死則反而服周今已拜舅姑其義同
于在塗也降其親而服夫黨非婦而何禮父母既沒而娶三
月廟見成婦之義舅姑存則盥饋特豚以成婦道皆明重其
成婦不繫其成妻也然則未廟見女死還葬于女氏若已見
舅姑雖無衽席之接固當歸葬于夫家禮壻親迎女未至而
有齊衰大功之喪男不入改服于外次女入改服于內次卽
位而哭又齊衰大功之喪三月既葬雖不可以納徵而可正

御矣

何琦駁江許議曰拜時非古行之歷代遂以成俗古者布其几筵恭告祖廟將納他族以奉宗事父親醮子而

命之迎女受父母之遣以涉夫氏之庭而交拜敬之禮在塗喪紀定矣服制既正齊功卒哭可迎此不闕于古而通于今

議是也然昏姻之道公私急務愚以爲拜時及一日二日之婦婦名既正卽宜一揆其衾柩未接歸葬其黨 東晉

太和中平北將軍郗愔上言功曹魏隲周喪內迎拜時婦鄉

曲以違禮譏之謝奉與郗朂曰拜時之禮由季代多難男女

宜各及時故爲此制雖未入壻門今年吉辰拜後歲俗無忌

便得以成婦迎之正以策名委質有定故也

謝安議拜時雖非正典代所共

行將三歲多虞以歲有忌吉故逆成其禮 宋庾蔚之謂俗既流弊故以拜時代三

日推其始意當是貪得從省以赴告歲若周大功之喪既葬

不可迎已拜之婦則與始昏不異非其旨也 晉中書郎范

汪問劉惔曰從妹與荀始文昏已及好歲拜時有從叔父德

度喪會叔親患危篤欲令荀氏迎從妹盡婦敬于夫氏以有
此喪爲難故爲此議拜時出于近代將以宗族多虞吉事宜
速故好歲拜新年便可迎也惡歲可迎是拜時已成婦也在
塗之婦猶服夫氏況已交拜禮成便當迎是長還也倅答曰
荀今從叔喪三月小功之服禮云小功之末可娶妻如此自
可比初昏何疑蔡謨曰太公封齊五侯九伯實得征之卽王
使召康公所命也至今詔使拜授亦如此易曰家有嚴君父
母之謂今壻父命使拜其婦女父遣女拜受此命卽是太公
受命于召康公今人拜爵于詔使也而云未拜舅姑未爲成
婦然則太公未拜周王亦非方伯乎不修婦禮是其失耳會稽
王道子與王彪之書曰東海王來曰欲迎她而女身有大功
服此于常禮當是有疑但先拜時大禮已交且拜時本意亦

欲通如此之閨耳不得同之初昏彪之答曰女有大功服若
初昏者禮例無許既已拜時猶復不同昔中朝許侍中等自
識此事以爲拜時不應以喪爲疑倚傍經禮
甚有理據談者多謂是殿下可視而量之
自後漢魏晉或
爲拜時之婦或爲三日之婚魏王肅鍾毓毓弟會陳羣羣子
泰咸以拜時得比于三日晉武帝謂山濤曰拜于舅姑可准
廟見三日同牢允稱在塗濤曰愚論已拜舅姑重于三日所
舉者但不三月耳張華謂拜時之婦盡恭于舅姑三日之婚
成吉于夫氏准于古義可爲成婦已拜舅姑卽是廟見常侍
江應元等謂已拜舅姑其義同于在塗或曰夫失時之女許
不備禮蓋急嫁娶之道也三日之婦亦務時之婚矣雖同牢
而食同衾而寢此曲室衽席之情義耳豈合古人亡則奠菜
存則盥饋而婦道成哉且未廟見之婦死則反葬女氏之黨

以此推之貴其成婦不係成妻明拜舅姑爲重接夫爲輕拜時

之婦禮經不載案其義或時屬艱虞歲遇良吉急于嫁娶權爲此制以紗縵嫁女氏之首而夫氏發之因拜舅姑便成婦道六禮悉捨合卷復乖王肅鍾毓陳羣山濤張華蔡謨皆當時知禮達識者何謂不非之耶宋齊以後斯制遂息後之君子無愧

前賢

晉元康二年司徒王渾奏曰前以冒喪婚娶傷化

悼禮下十六州推舉今太子家令虞潛有弟喪嫁女拜時鎮東司馬陳湛有弟喪嫁女拜時上庸太守王崇有兄喪嫁女拜時夏侯俊有弟子喪爲息恆納婦恆無服國子祭酒鄒湛有弟婦喪爲息蒙娶婦拜時蒙有周服給事王琛有兄喪爲息稜娶婦拜時并州刺史羊暨有兄喪爲息明娶婦拜時征西長史牽昌有弟喪爲息彥娶婦拜時湛職儒官身雖無服據爲昏主按禮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無

齊衰嫁娶之文虧違典憲請臺免官以正清議國子助教吳
商議今之拜時事畢便歸婚禮未成不得與娶婦者同也俊
琛稜並以齊衰娶婦娶妻所犯者重恆雖無服當不議而不
諍亦禮所譏然其所犯者猶輕于稜也湛身既平吉子雖齊
衰義服之末又不親迎則所犯輕濟暨爲子拜時禮輕當降
國子祭酒裴顏議子服在凶而行嘉禮雖父兄爲主事由已
興此典章所慎也詔曰下殤小功可以嫁娶俊等簡忽喪紀
輕違禮經皆宜如所正司直劉隗上言文學王籍有叔母服
未一月納吉娶妻虧俗傷化妻父周嵩知籍有喪而成昏失
爲父之道王廙王彬于籍親則叔父皆無君子幹父之風應
清議者任之鄉論主簿王啟曰籍以名門擢登賓友不能率

身正道公違典憲誠是愷悌垂恕體例宜全又東閣祭酒顏
含居叔喪而遣女尋舊事元康二年虞濬陳湛有弟喪嫁子
拜時司徒王渾奏免竊謂弟喪不重于叔父成婚之禮不輕
于拜時含犯違禮典虧瀆創薄請免官禁止從事郎中謝潛
議鄭元以爲女
子成人逆降旁親及將出者昔陳湛以女年過二十依鄭義
不責遷任徐州不爲坐免久爲成比若舍女未過二十宜如
隗奏若謂鄭元說與禮違當先除而後禁不宜制未下而責
人也主薄孔夷議鄭元以未嫁成人降其旁親以明當及時
者同降若嫁有時而遭喪因喪而降之非言齊衰
之中可嫁女學者多昧此旨非獨在今含應見原王濛息叔

仁兄十月亡至十二月詔其子與瑯琊王婚拜時叔仁以喪

辭范尚書與會稽王晟爲伸其意會稽王答曰古人墨經從
事通于君命之所制奪于

人臣之所屈以今方之事情輕重拜時未爲備禮暫一致身

交拜而已卽之于情有何不可且今王氏情事與國家正同

王命既定太常王彪之與會稽王晟曰王濛女有同生之緣
事在必行

計其日月尙未絕哭豈可成婚君子愛人以禮況崇化之主
耶以此爲聖朝故事寧可執訓 晉范郎問蔡謨曰甲有庶
兄乙爲人後甲妹景已許嫁而未出今乙亡如鄭元意已許
嫁便降旁親者景今應爲乙服小功本是周親甲今于禮可
得嫁景否蔡答曰按經大功之末可嫁子不言降服復有異
也兄在大功嫁降服小功之妹猶父在大功嫁小功之女也
謂甲今嫁景于禮無違范難曰禮小功不稅降而小功則稅
之又小功不易喪之練冠而長殤中殤之小功則變三年之
葛又小功之末可以娶妻而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據此數事
則明降服正服所施各異今子同之其禮何居蔡答曰鄭君
以爲下殤小功不可娶者本齊衰之親案長殤大功亦齊衰

親而禮但言下殤不可以娶而不言長殤不可以嫁明殤降之服雖不可娶而可嫁也所以然者陽唱陰和男行女從和從者輕唱行者重二者不同故其制亦異也范又難曰禮舉輕以明重下殤猶不可言娶則長殤大功何可以嫁知禮所謂大功末者唯正服大功末耳蔡答曰下殤不可娶妻者謂己身也吾言長殤可以嫁子者謂女父也身自行之干事爲重但施之于子其理差輕東晉臺符廬陵公主薨瑯琊東海二王于禮爲應得昏與否太常王彪之曰二王出後二國禮爲人後降本親一等又云爲姑姊妹適人者小功二王應制小功之服禮小功絕哭可以娶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先儒之說本齊衰之親故除喪而後可昏今二王雖以出後降服

亦本齊衰之親情禮如例不應成昏也宋庾蔚之謂禮云下

殤之小功則不可而不云再降之小功則知再降之小功可

以娶

處之與會稽王廢曰元康以來朝臣之家犯禮昏者不

見重責故尚書僕射裴頠以兄弟子喪末爲息拜時其

息服除也議者謂父子並應貶責兄弟子下流之喪不同于

姑古者諸侯絕周而鄭大夫之喪在殯猶不舉樂不以本周

喪未葬行嘉禮也况廬陵長公主

于禮法不應絕服况喪未葬乎

弟喪在服末欲爲兒昏書訪尚書范汪曰禮有大功之末可

以嫁子小功之末可以娶婦下章云己雖小功既卒哭可以

娶妻己有小功喪則父使應有大功喪以義例推之小功卒

哭可以娶妻則大功卒哭可以娶婦耶

有父母曰婦無父母曰妻

范答曰

在大功喪中猶未忍爲子娶婦故冠子嫁子則可娶婦則不

可已有總麻之喪于祭廢昏亦不通矣况小功乎嵩又曰已
有小功則父有大功已既小功卒哭可娶妻則父大功卒哭
可娶婦將不嫌耶汪曰五服之制各有月數月數內無吉事
故曰衰麻非所以接弁冕春秋左氏傳齊侯使晏子請繼室
于晉叔向對曰寡君之願也縗經之中是以未敢請

時晉侯有少姜

之禮貴妾總而叔向稱在縗經之中推此而言雖總麻之喪
猶無昏姻之道也雜記云大功之末可以嫁子小功之末可

以娶婦

案大功之末未忍爲子娶婦小功之末乃爲子娶耳

而下章云已雖小功卒哭

可冠娶妻也二文誠爲相代尋此旨爲男女失時或繼嗣未

立者耳非通例也

嵩又訪于江彪彪答曰娶婦則父爲主娶妻則自爲主故父大功之末不得行此嘉

禮至于已小功之末則可行之又禮稱娶妻則是無父之子
正文謂大功之末娶婦于禮例猶尚不安今所爲者重所虧

者輕又准時人由來之比自
不致嫌于是嵩依議爲兒昏

晉劉嗣問徐野人曰嗣去年

十二月有周慘欲用六月昏兒服早已除大人本無服便是

一家主想無復異徐答曰此義本據祖爲孫兒昏自平吉可

得娶妻不計兒之有慘也嗣弟損又重問野人曰諸賢唯云

祖尊一家得爲昏主若便昏損疑速也徐答曰今歸重于王

父理無取于遲速損重問曰嫁女之家三夜不熄燭取婦之

家三日不舉樂得不有輕不又大功之末可以嫁女則男不

得婚向家是嫁女今是以子昏男女詎無異耶向家亦是祖無服而父有

周慘得徐答曰秉燭請樂居然輕重故嫁娶殊品至于今事

理本分塗唯取歸重極尊而不別異男女一也宋向歆問何承天曰父有

伯母慘女服小功祖尊統一家年末可得嫁女不何答曰吾謂以祖爲昏主女又小功服不嫌于昏鄭尚書曰以祖爲昏

主女父不與昏事意謂可昏周續之曰禮己雖小功可以冠娶妻則女身雖有服謂出門無嫌也伯母義服而祖爲家主于禮可通徐曰禮許變通記所稱父大功者當非有祖之家又公羊傳云不以父命辭王父命推附名例義在尊無二上容或可通理耶

晉南陽中正張輔言故涼州刺史楊欣女赴姊喪殯而欣息俊因喪後二十六日強嫁妹于南陽韓氏而韓就楊家共成昏姻韓氏居妻喪不顧禮義三旬內成昏傷化敗俗非冠帶所行下本品二等第二人今爲第四梁州中正言俊居姊喪嫁妹貶爲五品宋江氏問裴松之曰從兄女先尅此六月與庾長史弟昏其姊祭氏先三月亡葬送已畢從兄無嗣兄子簡爲後今與從妹同服大功大功不可以嫁子不知無父而兄有大功服可復嫁妹否答曰意謂父有大功尙可嫁子兄在大功理無不可未知女身大功亦可得嫁不又

降而在大功得與本服九月者同不見宗濤答范超伯問娶婦之與嫁子輕重有一等之差已身小功可以娶妻女身大功何爲不可以嫁聘納禮重適人差輕以見服爲斷禮無降在大功不可嫁子之文不應于外生疑且有下殤小功之喪過五月便可以娶降在九月者過三月而後嫁計其日月亦一等之謂也荀伯子難裴曰禮小功之初不妨嫁子其末則可以娶妻下殤之小功則不可以所本是周服故也今降在大功亦本是周服何容復行昏姻之禮耶禮云大功之末可以嫁子自是論本服耳不明降在大功不可者以下殤之小功包之也其兄弟出後姊妹出適便再降爲小功矣請問居小功服在始亦可卽以嫁子乎三月卒哭又可以娶妻乎奚

獨慈于下殤而薄于出降耶何承天通裴難荀曰昏禮吉而非樂貴不失時元康中有犯喪者爲憲司所糾都無降服大功嫁女之殤足下謂下殤小功不可娶足以包降在大功不可嫁夫徹樂興嗣親之感繼燭發離別之悲唱行重于和從受禮輕于納幣本服周者雖不得娶何疑得嫁耶若本降爲大功不可嫁者大功降爲小功亦不可娶豈獨下殤小功而已乎斯不然矣李嵩爲息遂昏張康女未成禮而康有姊喪已葬二家昏皆務速書問太常馮懷懷曰降服不與正服同者謂居處之節耳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明冠宜時成嫁宜及時先儒云末者服半後也張氏所服旣半將非所疑又魏放之問孔琳之曰降在大功當得嫁女否答曰吾意降者

似不得昏記文唯云降者不可娶妻不云不可嫁子便是得
嫁也傳都官駁孔議曰小功絕哭之後可以娶妻至于下殤
之小功則不可本服重而降在小功既不得同小功而娶妻
本服周而降在大功豈可同大功而嫁子乎孔答曰娶妻事
重嫁子事輕既不明不以嫁子而獨明不可以娶妻事重非
其類矣傳難曰今舉重以明輕何謂不類孔答曰傳意謂本
周而在大功小功者則不得冠子嫁子納婦娶妻夫冠嫁納
婦皆子身之吉事事不在已娶妻乃已身之吉事在子則輕
在身則重輕故可行之于服末重必卒哭而後可以降殺之
明義亦既差降則事何必齊輕者猶不可則重者不言自彰
而今獨言小功之殤不可以娶妻是指言重者不可也重者

自不可輕者自可何得輕必從重耶

宋庾蔚之曰大功重而

功之末可以嫁輕故小功之末可以娶所以然者下殤小功本周親者以其殤折之痛既人情所哀不可以娶長殤大功降于成人大功接于齊衰周親之內于情爲重冠嫁之事可同于成人之大功故不言長殤大功之不嫁也

晉

謝琰問車允曰人有妹喪降服已除本服未周可得嫁不答曰禮小功不稅降在小功者則稅是推本情不計見服也時人有以此昏嫁者僕嘗疑之孫騰答曰人有卜日除服便以昏况降服已除禮有大斷此都無疑耳